



甲午海战

陈悦〇著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陈悦〇著

甲午海战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甲午海战 / 陈悦著.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086-4563-6

I. ①甲… II. ①陈… III. ①中日甲午战争 - 研究 IV. ①K256.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 092314 号

本书图片主要选自：《日清战争写真贴》（日本参谋本部陆地测量部，1895 年版）、《战胜国一大写真贴》（1895 私印本，陈悦藏）、《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写真贴》（龟井兹明，1895 年版）、《日清海战写真贴》（1895 年版）、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894-1895)。

甲午海战

著 者：陈 悅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4

字 数：502 千字

版 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4563-6/K · 385

定 价：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Contents ►►

001 引 子

第一章 不平静的半岛

- | | |
|-----|-----------|
| 005 | 东学之变 |
| 009 | 增兵三韩 |
| 013 | 护航牙山 |
| 016 | 联合舰队起航 |
| 021 | 遭遇 |
| 029 | 不宣而战 |
| 033 | 第一游击队 |
| 038 | 喋血丰岛 |
| 042 | “广乙”舰 |
| 044 | “尾炮奏捷” |
| 048 | “高升” “操江” |
| 057 | 宣战 |
| 060 | 清流党 |
| 063 | 夹缝中的海军提督 |
| 066 | 烟锁渤海 |
| 072 | 血战平壤 |
| 076 | 护航大东沟 |



第二章
大海战

- 091 大东沟
097 1894年9月17日
103 “远处望见敌舰煤烟！”
107 横阵
109 分队战术
113 乱战
117 接近
122 12时50分
125 三景舰
131 “超勇”“扬威”
136 孤雁失群
142 “会飞的飞桥”
147 亡命“比睿”
153 倦天之幸
160 “装兵倭船”
166 “第一游击队返航”
169 “‘比睿’‘赤城’危险！”
176 “平远”“广丙”
182 截击“松岛”
187 “火爆唐人”
193 黑头鱼雷
196 抱憾
201 火浴铁舰
206 “致远”舰 邓世昌
212 重创“松岛”

第三章
远东直布罗陀的沦陷

- 218 “满海乱跑的‘黄鼠狼’”
223 不沉的“定远”
228 “经远”悲歌
235 收队
238 回航
244 尾声
- 259 回天乏术
265 蹣跚而行
268 第二军
271 花园口登陆
277 金州防线
281 大连金州沦陷
287 壮士迟暮
292 黑云压城
296 土城子之战
299 石嘴子之战
304 陆防崩溃
310 旅顺陷落

第四章
日落威海卫

- 319 林泰曾之死
324 战守之争
328 特使
332 山东作战军
335 后路屏障
340 威海防务
343 登州告警
348 荣成湾登陆
354 荣成失守
356 “倾力”防堵
359 桥头外围战
364 兵溃桥头集
368 南帮炮台防务
373 南帮炮台外围防御
375 虎山之战
379 摩天岭
384 南帮炮台失守
390 海军
395 东省援军
397 羊亭河之战
400 北帮炮台弃守

第五章
龙旗凋零

附录

- | | |
|--|----------------------------|
| | 415 困守孤岛 |
| | 419 威海湾失防 |
| | 423 夜袭 |
| | 429 赘耗 |
| | 434 总攻威海湾 |
| | 438 血洒日岛 |
| | 442 信使突围 |
| | 446 藩篱尽毁 |
| | 450 刘步蟾之死 |
| | 456 援军 |
| | 459 最后的战斗 |
| | 462 丁汝昌之死 |
| | 466 降约 |
| | 469 挽歌 |
| | |
| | 479 附录一 甲午海战北洋水师阵亡将士名单 |
| | 487 附录二 黄海大东沟海战日本海军军舰中弹情况图 |
| | 492 附录三 甲午战争时中日双方海军军舰 |
| | 515 附录四 北洋水师军旗军服图式 |
| | 525 附录五 日本海军军旗军服图式 |



引子

发生在 1894~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为求强求富进行的洋务自强努力，经此一战前功尽弃，近代日本则借此战的胜利迅速崛起。

追溯中国战争失败的历史，尤其是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历史，看着中国军人的伤亡数字，看着一个个耳熟能详的中国地名落入敌手，心情无疑是极为沉重和痛苦的，如同揭开伤疤带来的锥心刺骨般的疼痛。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逃避疼痛而不去正视历史，一个国家和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往往就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迸发出来，无畏的牺牲勇气，可贵的抗争精神，都充盈在这场战争中。

与甲午战争陆地战场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截然不同，正如日本方面自己所述的那样，日本在海上遇到了真正的对手。

1888 年创立的北洋水师，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高度近代化（或称为西化）的武装力量。军官群体主要由新式学堂培训出来的专业人员组成，其中不乏具备西方海军学校修学经历的佼佼者，士兵群体也与陆军截然不同，都需要经历专门教育，而后层层考核逐渐选拔递升才能胜任舰上工作。在全盛时期，这支海军被誉为亚洲第一，拥有包括亚洲第一巨舰“定远”级铁甲舰在内的诸多留名世界舰船史的战舰，拥有训练水平媲美欧洲列强的海军官兵，每年北上南下

巡弋在海参崴至新加坡间的辽阔海域，猎猎龙旗，昭示着中国海上力量的存在。

然而不幸的是，这支海军的全盛时期也是它衰败的开始。国家政策的不明确和不持续性，使得北洋水师自建军以后渐渐落寞，经户部禁令，停止了武备更新添置。如同一台计算机，买来的时候虽然是潮流巅峰，但是主政者不懂得需要连续投资，不断升级换代以永葆青春，数年之后，原本的亚洲第一巨舰就会被归入淘汰之列。

与此同时，与中国海军原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则用倾国之力不断奋起直追。1891年，俄国太子访日时在前往琵琶湖途中遭遇日本警察行刺，酿成“琵琶湖事件”，俄日关系恶化。为了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修成和海参崴军港启用前抢占与俄国开战时的战略优势，占据朝鲜与中国东北进一步成为日本坚定的国策，为此军备投入越发加大。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陆军已经完成了全面近代化，日本海军也超越了中国，一举成为亚洲第一。

就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北洋水师开始了与日本海军的恶战……

第一章

不平静的半岛



.....中国并没有触怒任何人，他没有任何过失，从来不喜欢战争而宁愿忍受牺牲，他只是一个老大的病夫，过了若干世纪的太平岁月，无形中消失了活力，现在正当他慢慢复苏的时候，却被这短小精悍全副武装的日本扑到身上.....¹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赫德

东学之变

公元 1894 年，农历甲午年。

这一年的春夏之际，因为不堪忍受政府的残酷压榨，朝鲜半岛爆发了大规模的东学农民起义，起义者将朝鲜近代以来痛苦命运的根源归结为吏制腐败和政治黑暗，以及西方列强尤其是邻国日本长久以来的欺凌，提出了发扬传统的儒家东学，驱逐抵制东西洋西学，“主击倭洋”的宗旨，将维护儒家经典和民族传统作为起义的理论基础。在“除暴救民”、“逐灭洋倭”等口号号召下²，东学徒众席卷城市，一路打击贪官，开仓放粮，响应者甚众，半岛为之震动。

5月31日，起义军更是攻克了朝鲜南方重镇全州，兵指首都汉城，形势逼人。³遭遇席卷而来的起义，朝鲜李氏王朝政府曾数次派兵镇压，甚至请求中国派出驻朝鲜的北洋水师部分舰船帮助协同，出动了经中国武装和训练的西式新军——京军壮卫营前往戡乱，但都归于无效，一一铩羽而归。为尽快收拾近乎溃败的局势，防止列强趁机插足干涉朝鲜内政，在中国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的居间建议下，朝鲜政府经过权衡，决定向中国照会乞援，请求宗主国直接出兵帮助戡定内乱、绥靖局势。

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曾长期是向中国岁修职贡的属地，过问这个传统属邦的内政，在当时清政府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既有权力，但是紧邻着朝鲜半岛的东瀛岛国日本也对这块三韩之地窥伺已久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国力日盛的日本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膨胀，受限于本国国土狭小资源匮乏，急欲挑战原有的



▲ 被捕前后的东学党领袖崔时亨

东亚格局，扩大所谓“生存空间”，“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实现向大陆扩张领土的野心。为寻求进军大陆的跳板，朝鲜半岛上政治腐败国力积弱的小国朝鲜，自然而然成为其首先征服的目标。日本政府于 1882 年、1884 年先后分别挑起壬午、甲申事变，企图利用朝鲜的亲日派，以及朝鲜大院君李是应与国王李熙、王后闵氏之间的矛盾，促成朝鲜国内发动政变脱离中国，建立亲日政权，但是由于中国在两次事件中都采取了较为激烈的强硬措施，加上朝鲜政府内亲华派的极力抵制，使得日本始终未能得逞。

当时的中国政府上下尽管目睹了日本接连挑起衅端，开始认为日本“终为中国永久大患”，但出于珍惜中法战争结束后难得的和平局面，以及对于蕞尔小国日本自古以来的轻视，认为日本无论多么外露嚣张，终究不过是夜郎自大而已，在对日外交上采取了尽可能妥协的和平政策。面对早已磨刀霍霍的东邻，中国还是天真地抱着东亚兄弟同文同种，应当共同团结抵御西洋外侮的幻想。

1885 年，为解决前一年甲申事变的遗留问题，中日双方在天津举行谈判，

涉及朝鲜宗主权的很多关键事项，中国都逐一做了让步。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派兵，应先行知照对方”，等于已经默认了日本势力在朝鲜的实际影响力。

早在朝鲜半岛爆发东学党起义时，清政府已经预感到朝鲜政府可能无法招架，会前来乞援。围绕这一问题，清政府内就是否可以出兵已经在先期讨论。普遍的意见是，如果中国军队直接进入了半岛，大有可能会刺激到对朝鲜觊觎已久的日本，难保不会引发出什么事端。但是，如果置属邦的乞求于不顾，似乎又不符合驾驭万邦的祖制，有伤体面，而且在国际上也会动摇朝鲜是中国属国这一既有的事实。

左右为难之际，第一线的朝鲜事务主管官员、少年气盛的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李鸿章，积极主张出兵入朝。袁世凯认为，《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中只规定了如果中国出兵，必须“知照”日本，但并没有赋予日本同等的出兵权，而且袁世凯声称，根据他自己与日本驻朝外交官员的接触情况来看，日本“重在商民，似无他意”，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绝对不会横加干涉。受袁世凯错误判断的左右，当6月3日朝鲜政府的乞援照会正式递达到京后，清政府便做出决策，放心大胆地出兵朝鲜。主持北洋一带对外交涉以及海防、军事事务的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成为出兵计划的具体执行者。经奏请，朝鲜政府乞援的当天深夜，李鸿章即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等部的淮军精锐两千余人，以及北洋水师军舰准备赴朝，同时下令轮船招商局商船北上听用。

仅用两天时间，中国的先头部队就束装准备完毕。6月6日，从天津芦台等地调集的淮军以及天津武备学堂见习军官共计910人，由山西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领，乘坐火车到达大沽。下午6时，全军连同所带的九十余匹军马、4门金陵机器局造60毫米口径行营炮都登上招商局“图南”号商船，当日夜间7点在北洋水师“超勇”号巡洋舰护航下，作为先头部队在朝鲜牙山湾内的白石浦里登陆⁴，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随即将出兵情况通报日本政府。两天后，直隶提督叶志超统率赴朝军主力淮军正定练军等部1555人在山海关一带集结完毕，携带4门87毫米口径火炮，分乘招商局“海晏”、“海定”两艘商船

先后开赴朝鲜⁵。与此同时，北洋水师的“济远”、“扬威”、“平远”、“操江”等军舰先后抵达朝鲜沿海，分驻牙山、仁川、大同江等各要害口岸，控制局势，保护侨民。一时间龙旗猎猎，水陆并进，这是中国自明末援朝战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地用兵朝鲜半岛。

然而清政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中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其实堕入了日本政府预先布设下的圈套。对朝鲜半岛图谋已久的日本，从壬午、甲申两次事变被挫败后，就积极扩充军力，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再掀波澜，实现彻底控制朝鲜的企图。1891年发生的琵琶湖事件，又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贪欲。

仇日的东学起义发生后，日本政府判断这是挑起事端的难得良机。5月31日起义军夺取全州的当天，日本政府即以陆军大演习为名，开始紧急征集日本各港口的商船，预先做好运兵朝鲜的准备。次日，日本内阁正式通过出兵决定，国内开始进行总动员。6月5日更是设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战时大本营，东瀛三岛的战争机器已经完全开动起来。为将中国军队拖入朝鲜半岛，挑起战争借口，日本驻朝外交官员多次会见袁世凯，进行诱惑欺骗，积极怂恿中国出兵。

6月8日，就在中国总兵聂士成部陆军进驻牙山的当天，早有准备的日本随即派出先头部队登陆朝鲜，并不顾中朝两国的强烈抗议，长驱直入进抵朝鲜首都汉城四周，蛮横地宣称既然中国已经出兵，日本也有同等的出兵权力，并拒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此后，由日本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的兵力达七千余人的混成旅团也从本土出发，源源不断地登陆朝鲜半岛。至6月16日，日本混成旅团先头部队四千余人到达朝鲜，兵力上完全超过了驻朝的中国军队，而且控制了汉城、仁川等重要城市，势头咄咄逼人，朝鲜局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剧变。

增兵三韩

与野心勃勃的日本不同，清政府当时出兵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回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平息朝鲜半岛的东学农民起义而已，因而派出的总兵力只有 2465 人。中国军队到达朝鲜后，颇有一番上国天兵降临的做派，军容纪律异常整肃，一路上张贴告示，宣抚招安，赈济贫苦民众，很受朝鲜百姓的欢迎，“见大兵至，咸扶老携幼来观”。出于对宗主国军队的敬畏，东学党起义军闻风而散，双方没有发生任何战斗。6 月 12 日，正当中国的主力部队还在牙山湾忙着登陆时，东学党众就与朝鲜政府达成妥协，主动撤出全州，起义就此烟消云散。

眼见出兵任务轻松完成，中国军队似乎可以班师回朝了，但是不请自来的日军使得半岛局势趋于复杂，两千多名在朝中国军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为防不测，直隶提督叶志超一面将军队集中在牙山湾畔的小城牙山待命，一面紧急向国内报告局势动态，请求指示。

究竟应当如何应对眼前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局，清政府中枢也没有定见，自朝鲜乞援开始，清政府的决策主要依赖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判断和策略。李鸿章筹办淮军和北洋水师日久，对当时中国国防的底细究竟如何心知肚明：北洋沿海堪当近代战争的新式陆军——淮军总兵力不过只有三四万人，其中还得除去大量用于炮台要塞驻守防御的兵力，实际真正能够抽调作战的机动兵力非常有限（同时期日本的新式陆军总兵力在 24 万以上，甲午战争中直接投入中国战场的达 15 万以上）；而北洋水师的舰只更是样式落后，炮位单薄，缺乏新式舰只和速射战炮。深知此时日本的军力已非昔日可比，“北洋所有之实力，以之自守，尚可勉足敷用；战于境外，虽蕞尔日本，胜算亦所难必”，因而在对日策略上，李鸿章始终采取带有妥协性质的守势，寄希望于外交折冲。但是此时的日本早已举债西洋全国动员，立定决心，如同输红眼的赌徒，倾注全部